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

第九回 夫人護子親面聖 薛剛仗義救冤人

話說張天右聽了樊夫人之言，遂近前道：「夫人此言，一發奇了，難道說令郎該打我四□根嗎？」樊夫人道：「該打的！你是文官，又非武職，如何去操練禁兵，其中就有可打之道！」天右道：「我就該打，自有千歲、王爺，令郎如何私自打我元老？」樊夫人道：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！況我兒乃功臣之子，打你何妨？你不知情，還要上本，就去上本，何能害我！程千歲，你也年紀老了，虧你說陪罪的話，叫我兒陪何人的罪？」咬金道：「這是老夫見不到處，失言了。」天左、天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早奏知聖上，自有公論。」遂忿忿出府而去。丁山道：「夫人，你今護此逆子，他若啟奏，我卻不管。」樊夫人道：「你既不管，待我上朝去分說。西涼若沒有我，只怕此時還不能平哩！如今太平無事，就用不著我了，我就不得朝見天子嗎？」咬金道：「老夫明天也要上朝，在朝專候夫人了。」說畢，也自回府去了。次日五更五點，樊梨花備轎上朝，咬金及文武朝臣，紛紛齊至。不多時，高宗臨朝，文武山呼已畢，高宗看見程咬金、樊梨花，便問道：「老功勳與鎮國夫人親臨朝內，有何事情？」二人奏道：「因右丞相有事，故來朝見。」高宗便問：「張天右，有何事情？」天右俯伏奏道：「臣因思陛下久未巡狩，恐一旦乘輿出幸，御林軍日久不演，恐難保駕。因此昨日在教場中操演，被兩遼王三子薛剛搶上演武廳，將臣綁了，道臣私演禁兵，竟欲加誅，幸得越王羅章同眾功勳再三解勸，將臣捆打四□。痛臣身居右相，為陛下股肱，薛剛何得目無國法，毒打大臣？兩遼王縱子行兇，有干典律。只求陛下與臣作主！」

樊梨花道：「陛下明並日月，張天右身居文臣之首，統領百僚，舉賢佐理，輔治仁政，乃他分內之事，又非祖蔭生，又非元戎武職，又不奉陛下明旨，私行操演，心懷謀逆。臣子薛剛，秉性忠直，難容奸過，將他捆打，正為陛下禁戒亂臣之心，只求陛下詳察。」

高宗沉吟半晌，叫一聲張天右道：「御林軍乃朕禁兵，自有眾功勳演操，與你文官何涉？私演禁兵，其意可知，四□之責，代朕儆戒，可為不差，可為忠直。鎮國夫人及程老功勳，以後凡有不奉朕旨，私演軍兵者，即行誅之，以儆亂心。」樊梨花謝恩，張天右恨恨而退，高宗退朝，眾皆回府。

且說薛剛聞知天子之言，心中大喜。過了半個月，這一日又帶領家將在外遊玩，從府尹衙門經過，只見有幾百人圍著個二□來歲的婦人，那婦人肩背上背著一張哀單，流淚求化，遂吩咐家將，叫那婦人過來。那婦人來至馬前，不住的啼哭。薛剛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，為何在此流淚求化？」

那婦人叩了一個頭道：「爺爺，小婦人楊氏，丈夫薛義，乃山西絳州人，帶妾至京，投親不遇，回鄉不得，賣身於張太師府，得他身價銀三□兩，到手用完。張太師見我年少，心起不良，我誓死不從，即將我丈夫發與府太爺，立追身價銀五□兩。可憐我丈夫在獄，三六九追比，看看打死。小婦人無奈，只得在街上哀求爺們求助分贖，完納身價，以救丈夫。」薛剛道：「你丈夫姓薛，我也姓薛，又同是絳州人，五百年前同是一家。你不必啼哭，待我救你丈夫出來。」說罷，遂進了衙門，見了府尹餘太古道：「太守公，因有一敵同宗受屈公庭，特來奉懇釋放。」餘太古道：「貴宗何人，所為何事？請道其詳，下官即當釋放。」薛剛道：「敝同宗名喚薛義，被張天右所害，發在臺下追比身價，只求太守公釋放，所追銀兩，弟當奉納。」餘太古驚道：「薛義乃張太師家人，如何是三爵主的貴同宗？」薛剛道：「先祖乃絳州人，此人亦絳州人，論起來原是一家。弟方才在途中見其妻楊氏哭泣哀求，因張天右欲淫彼，不遂其心，故將薛義發到臺下，追此身份銀五□兩。弟心不忍，無非救困救危之意，請太守公即行釋放，身價銀弟即完納。」太古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身價銀下官也不敢要，情願捐俸繳完張府，薛義爵主領去就是了。」遂吩咐衙役，把薛義帶進來。

不多時，薛義進來跪下，太古道：「你好造化，此位是兩遼王第三位爵主，因見你妻在街啼哭，問其根由，來與本府說知，替你還了身價，救你性命。這就是你的大恩人，還不磕頭謝恩！」薛義聞言，連忙膝行上前，叫道：「恩主爺爺！」薛剛起身，一把扯住道：「不必如此，此乃小事。你且同我去，自有好處。」薛剛遂作別府尹，上馬出了衙門。

一出頭門，楊氏看見丈夫已放出來了，不勝大喜，忙忙跪在馬前磕頭。薛剛叫他起來，遂吩咐家將，喚一乘轎子，抬了楊氏，薛義步隨了轎子，竟向兩遼王府而來。到了門首，吩咐家將左近出兩間房子，與他夫妻住下，又取白銀百兩與薛義道：「你且拿去盤置幾日，待我弄一個官兒與你去做。」薛義忙叩頭道：「目今蒙恩主救全蟻命，已屬萬幸，如何還敢望與小人謀干前程？此思此德，何日能報！」薛剛道：「乃小節之事，何必掛齒！你須在外等待幾日。」說畢，遂進內去了。未知如何，再聽下回分解。